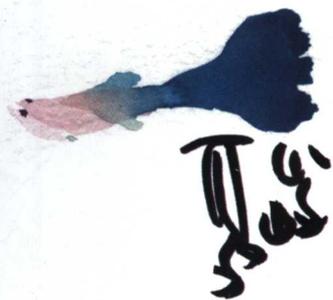


找海母

+ 寻找布烈松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找海+寻找布烈松/聂峻绘. —南京:江苏美术出版社, 2006.6

ISBN 7-5344-2117-9

I. 找... II. 聂... III. ①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66767号

责任编辑 朱成梁 唐彦
版式设计 唐彦 李建军
封面设计 聂峻
责任校对 赵菁
审 读 刘典章
责任监印 贲炜

书 名 找海+寻找布烈松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美术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爱德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印 张 7 插页4
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44-2117-9/J·1948
定 价 27.00元

营销部电话 025-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13楼
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序言

每个人都有一种温暖而怀旧的情绪藏在心里。当我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小孩时，我就喜欢把头埋得很低在桌子上涂涂画画，我的母亲总要埋怨我，因为那姿势很邋遢，和我现在画漫画的样子是一样的。

我想起很久以前，曾有一个孩子蒙着眼睛伏在树边倒数着时间：“5，4，3，2……”当他睁开眼睛回过头时，街上寂静无人，他开始一个一个寻找那些藏起来的孩子……

长大以后，我依然在这个游戏里。这个世界有很多奇妙的东西就像那些藏起来的孩子，我一个一个去寻找他们，越走越远。

聂峻

2005.12.5 5:24 AM 北京

CONTENTS

目 录

十 序 言 十 楼 顶 十 动 物 园 十

003 007

十 坏 孩 子 十 没有开头的电影 十 火 车 十

012 018 024

十 少 年 十 只 有 告 别 十 在桥与桥之间 十

031 037 040

十 尘 土 飞 扬 十 牧 野 先 生 十 鸭 川 川 河 十

054 076 0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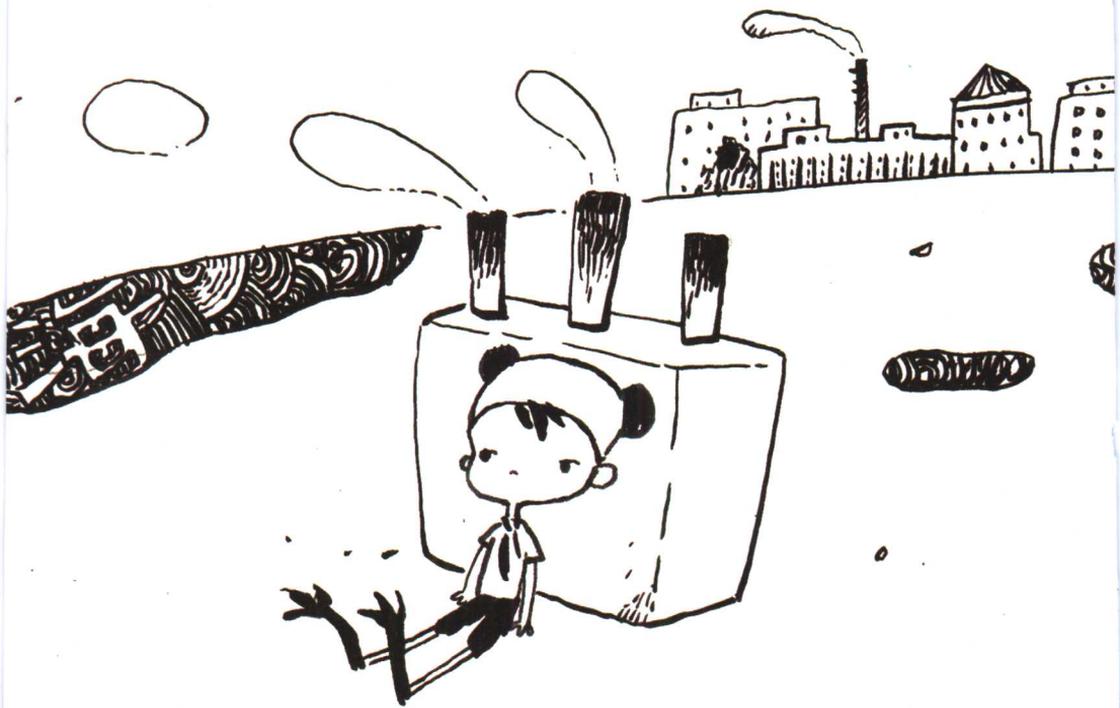
十 乾 先 生 十 青春就是一场节日 十 找 海 十

110 116 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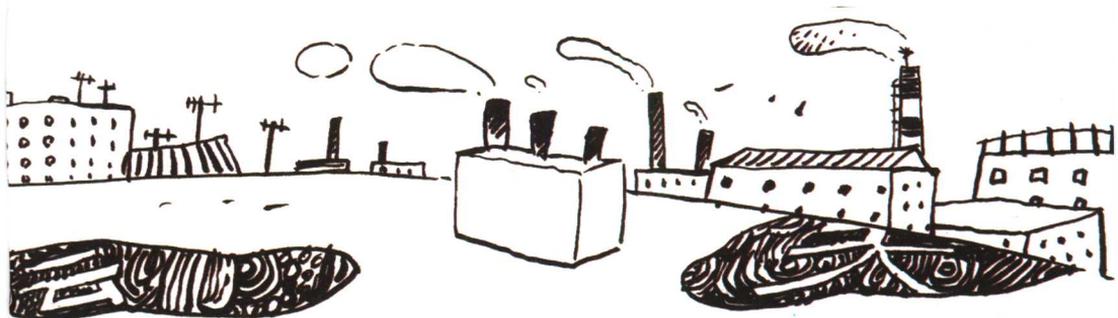
十 十 十 十

十 十 十 十





楼顶



我小时候最喜欢去三个地方：我家楼顶、马戏团和电影院。

要想爬到楼顶，得经过大老王家养在顶楼入口处的鸡窝，每次上到屋顶，都会弄得那些母鸡四处乱飞，搞得满身都是鸡毛。

在这个六层的楼顶上，我常和大老王趴在阳光下聊天，我们聊一部英国电影叫《伦敦上空的鹰》。我对这部电影的细节很着迷，不停地重复发表着见解，大老王每次都会听得津津有味。

大老王是我家楼上的邻居，大我几岁，长得像轮胎一样结实，他的单亲家庭让他拥有了极多的自由，也让他过早地成熟。有段日子，他迷上了楼下的一个少女，我们偶尔能在屋顶上看到这个女孩，大老王总会急切地趴在楼顶边上，把黑黑的脑袋露在半空中，悄悄地看着那个她。他把所有话题都放在这个女孩身上，他似乎知道很多很多，关于这个女孩的秘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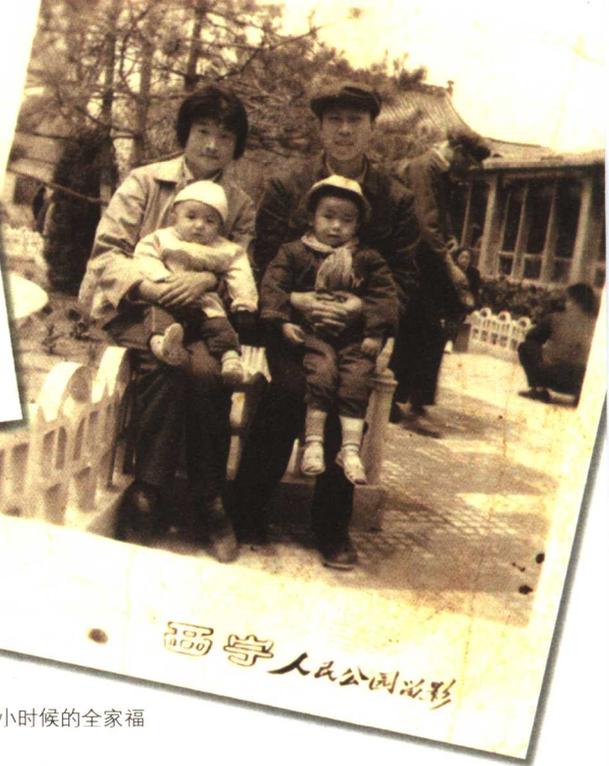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聊天，我们在楼顶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想方设法做点坏事。我们喜欢花一下午的时间，等一个运铁皮的工人经过楼下，然后抓一把沙子扔下去，沙子在白铁皮上发出暴雨一样的响声，那工人破口大骂着离开，这是我们期待的反应，有点恐惧。

大老王在楼顶所做的最坏的坏事，是把大块的砖头扔到楼下的公厕粪池里，那些大粪被拍打得飞流直上，点点滴滴让方圆数十米的如厕者无法躲避，这给我留下很深的恐惧感和心理阴影，因为有的如厕者，也许是个不好惹的大人物……

我



我和弟弟



小时候的全家福

作为大老王的追随者，我和他干了不少坏事，以至于到了现在，让我想起童年时光，仍然总是会感到一些罪恶的影子在晃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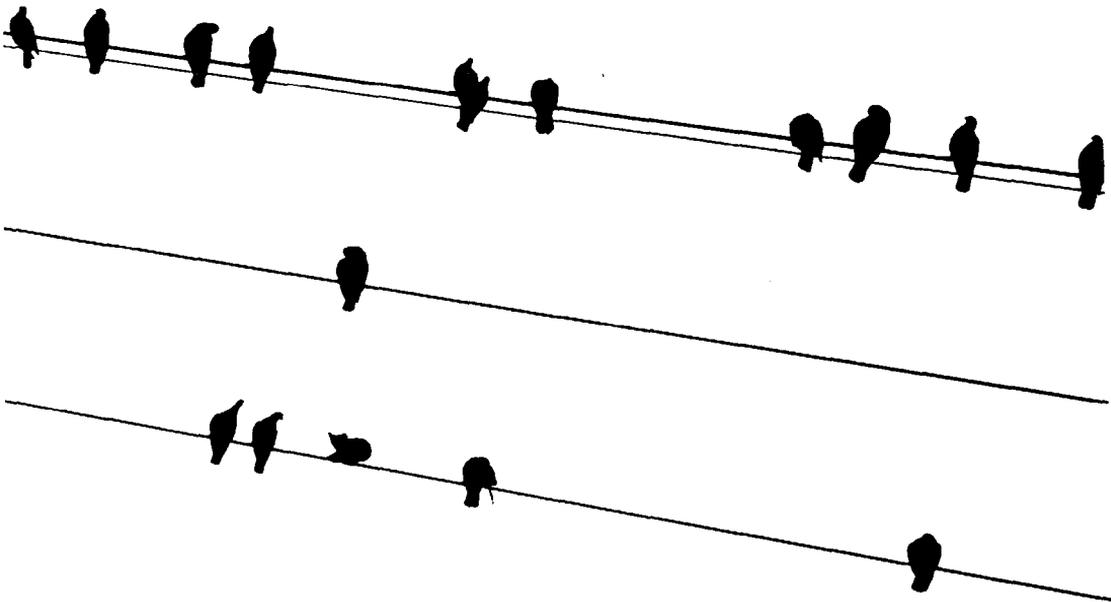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年夏天，还没有毕业的大老王去工厂做了一名沙子工，那以后，他脸上写着少年的忧伤，在街上默默地走着。我和他之间似乎已经达成了彼此疏离的协议，屋顶上只剩下我一个人，阳光是干燥的，头发上的鸡毛痒痒的。

那时候电视正在热播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，主角手上有蹼，能用腮呼吸，他在蓝色幽暗的海底默默地游着，像大老王一样。



动物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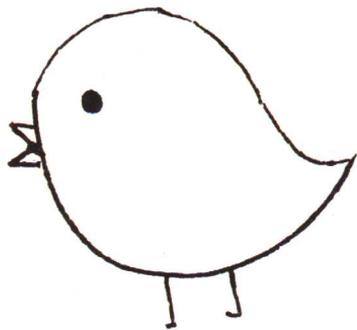




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你有三个亲戚，他们分别在动物园、电影院还有牙科医院上班。

我和弟弟一直觉得，三姑是为了我们才去动物园上班的。三姑在动物园是体面的管理阶层，我们每次去动物园，只要跟在她身后，都会招来周围孩子羡慕妒忌的眼神，那是一种莫大的幸福，我们像两个手拿通行证的特使，可以不停地去看一场接一场免费的马戏表演。这些类似大篷车的流浪剧团，租用了动物园的地皮来发财，自然是要对三姑很客气的，我和弟弟作为三姑特别关照的小客人，心态上，就像来视察的小官员一样，周围是嫉妒的眼神，台上是惊险的表演，童年的动物园，让我觉得挺梦。

在城里，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这些流浪剧团的节目了。他们在草地上搭起马戏团的帷幔，第一个节目，大都是些二流的歌舞表演，还有口鼻穿蛇。一条剧毒的银环蛇被表演者塞进鼻孔再从口里钻出来，表演者的眼泪鼻涕在脸上横七竖八地穿行着，台下观众的表情却是麻木的，最后，表演者会一口咬掉蛇头，满嘴鲜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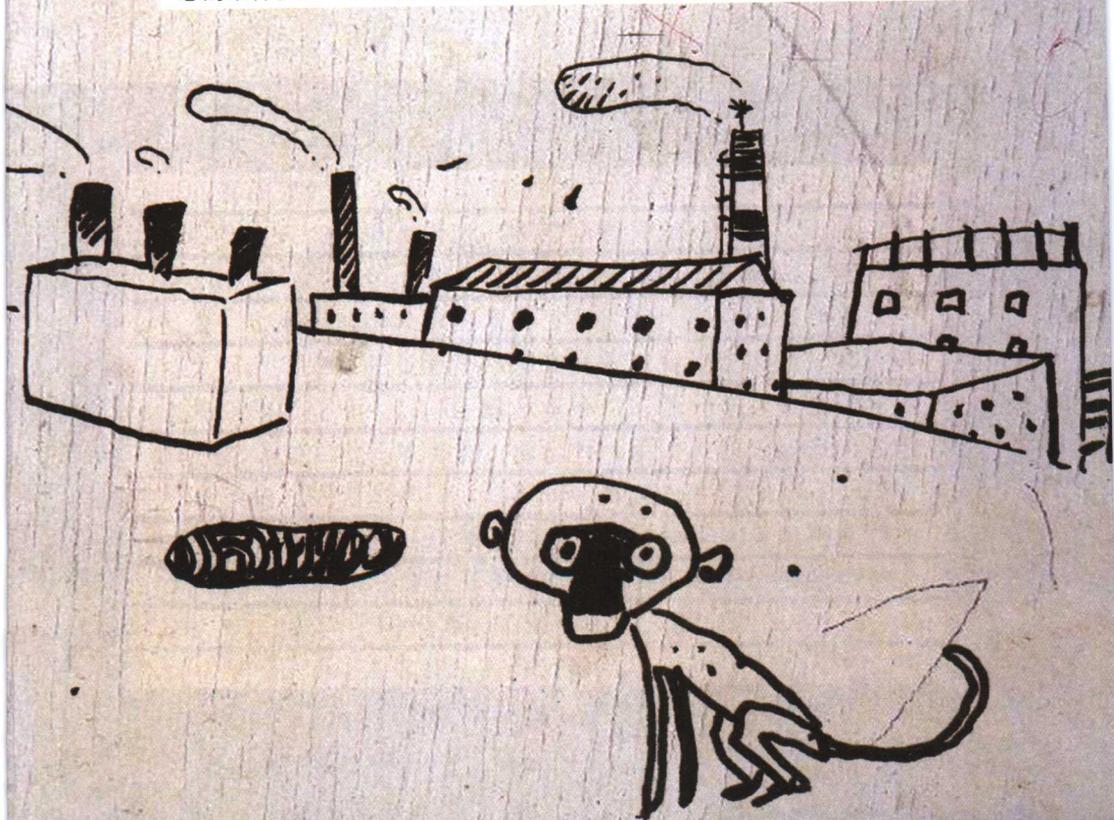




音乐变得紧张起来，我们最期待的节目开始了。魔术师打开一个黑盒子，里面竟装着一颗会说话的美女人头，美女人头下面摆着几面玻璃镜子，她后面是深渊一样的黑色盒子，这种恐惧感，让我们对这个表演产生极大的怜悯。在我童年时代频繁的噩梦里，这颗美女人头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符号。

后来这一切表演都被科学证明是假的：银环蛇是没有牙的，美女利用了玻璃反光迷惑了我的视觉。频繁的噩梦经过医生的诊断，是因为缺钙造成的。

惟一真实的，是那些不能享受特殊待遇的孩子们的眼神，充满羡慕和妒忌的眼神。这一切对我后来的成长，是很重要的。



坏孩子

我写过很多在农村生活的随笔，那些日子是明亮的，金色稻田，从地平线升腾起来的白云无比茂盛，天空是百分百纯蓝，山脚下是通向大城市的火车道。我们几个相熟的孩子，喜欢跑到铁道上猜火车，就是把耳朵贴在铁轨上，要是听到隆隆的声音，就知道火车将从不远处开过来，然后大家尖叫着跑开。不一会儿，客车急速地驶过，我们便沿着铁道跑，向车厢里的人招手，那场面，有点像芥川龙之介的小说《橘子》：“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，一齐举起手，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，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。这一瞬间，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，使劲地左右摆动，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橘子，忽然从窗口朝追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……”

虽然没人愿意理会途中这几个乡下的傻孩子，就像多年以后，我乘着火车远离这里，没有向窗外的孩子抛橘子的眷恋之情，心里面似乎只留有对小城的闭塞和荒凉的恶感。只有再等上些年头，才又怀念起童年曾拥有的阳光、河流，还有那些稻田里的笑脸，是多么温暖。

